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三年

第一四五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57)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8);	
(b)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9)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五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O.R.博尔奇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57)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8)；
 - (b)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9)。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8)
- (b)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9)

1.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一四五六次会议的决

定，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A.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3. 贝拉尔先生(法国)：首先我愿意向主席表示我对他担任安理会主席职位的诚挚祝贺。我们久仰他的才智、坦率和公正的品质。我们感到高兴，在本月份中我们将特别从中得到教益。

4. 我还要欢迎美国的新代表威金斯先生。因为他的前任突然离职，使我们未能如愿地相互告别，我更加热烈地欢迎他。

5. 由于再度发生了扰乱近东的事件，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集会。安理会过去一年多来举行了多少次会议来处理类似的形势！除了我们在这个会议席上所审议的那些问题外，还发生了多少其他事件！问题之多也许会使我们感到气馁，并且会使一些人得出结论说，安全理事会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挽救那些使我们感到痛心的事件，并预先阻止那些使我们感到忧虑的危险。

6. 困难的存在，我们是充分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困难无法解决，我们却不能接受。安理会有义务正视宪章给它规定的责任。它有义务不使各国人民失望，不管怎样，人们至今仍是对它寄予希望的。我们感到的关注，我们任务的艰巨，应加强我们的决心去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

7. 由于事件日益增加而且日益严重，在我们看来这种决心是更加必不可少的。在被占领区的某些地

方沒有一天不发生事件。事件的大量增加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整个前线受着炮火复燃的威胁。

8. 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继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和三十日的行动之后，以色列十月三十一日的袭击表明，军事行动目前已扩展至远离停火线的地区，并远远深入敌方领土。这些行动公然以民用设施为攻击目标。

9. 现在有人提出了两种理论：预防性防御和警告政策。这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是一种特别令人不安的升级。其后果之危险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10. 我国代表团细心地研究了我們收到的关于一年多来，特别是最近几周中所发生事件的所有情报和文件。我们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判断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找出办法防止它们再度发生。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到布尔将军十月二十八日给安理会的报告〔S/7930/Add.96〕以及他的观察结论。

11. 当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力求确定这些事件中当事各方的直接责任，对于安理会是有益的。可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责任有时不在一方，有时又互相交替。而且这些责任随着不同的事件而有所不同。所以这种努力还是不够的。

12. 前几次发言的代表曾表示一种愿望，认为停火决定的严格遵守，应通过我们可利用的所有手段来强制执行。他们并建议加强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人员。我国代表团真诚地支持这种建议。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有力地反对破坏停火。我们将乐于支持为制止违反停火所作的任何决定；我们只怕我们所能采取的办法不够有效，不足以恢复安宁和打通恢复和平的道路。

13. 几个月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为今天大家看到的这种事态发展感到担心和遗憾；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表示我们的关注，认为如果不谋求改善这种经常出事的局面，那么事件的次数和严重性可能更要增加。我不得不再说一遍：我们应做的事是要铲除肇事的根源。

14. 一年来我们一直反复强调：这类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是缺乏根本解决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要现实一些并讲些实效，那么我们应做的事主要是改

变这种局势，结束占领状态。很早以前安理会就指出了办法：就是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这个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它是一份经过仔细研究的文件。规定当事双方都作出公平合理的让步和补偿，也都得到公平合理的让步和补偿。如果我们要防止充满最严重危险的事态出现，这项决议必须立即执行，不能再有所迟延。

15. 我国代表团对于双方未能同样欣然同意履行这个决议深为遗憾。根据大多数观察员的看法，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最近已经作出努力协助雅林先生执行他的使命。我们希望另一方也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当然，我们十分了解，有人会不大愿意做这种努力，但我们相信这种努力是必要的，如不这样做，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许要一去不复返了。

16. 有两个理由说明应当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很高兴，雅林先生愿意把他的使命再延长一个月，我们为此感谢他。当事双方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不接受人们要求他们采取的立场，如果他们挑动或纵容事端，进一步妨害取得进展的机会，他们将担负多么严重的责任。看来在本月底以前必须取得进展。

17. 同时，十月二十八日和三十一日事件的规模是令人震惊的，使我们不能不估计到形势的严重性及其可能的后果。

18. 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最近为解决远东冲突而采取的最值得称赞的步骤。我们希望在地中海东岸负有责任的人们也要做出同样勇敢的努力。在太平洋岸边已出现一线希望；我们希望它将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发扬光大。在近东也是一样，正如圣经说的：曙光必定出现。这个曙光必须是和平的曙光。

19.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的过誉。

20. 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21.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如果你许可，我要对特科阿先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在安理会〔第一四五六次会议〕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一些论点进行答辩。不过，在答辩之前我愿意先讲一个一般的但令人不安的问题。在安理会这个庄严的机

构面前,特科阿先生作了空前傲慢和肆意挑衅的发言。以色列代表妄图为以色列飞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非军事目标的罪恶进攻进行辩护,他宣称以色列是为了维持停火的需要才进行攻击的。他进一步断言,以色列将继续进行袭击直至阿拉伯国家屈服于以色列所规定的条件为止。

22. 安理会和整个世界对以色列向安理会的权威挑战的升级必然感到深切不安。以色列正向全世界下一道通牒,宣布它的蔑视宪章准则、玩忽法律的理论。

23. 按照这个理论,以色列自封有发动进攻的权利,以便进行扩张和继续攻击;它也有再次进攻的权利,以便使它侵略的牺牲者俯首听命。

24. 以色列代表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S/8879)要求举行一次紧急会议。鉴于他最近一次发言中所陈述的理论,我们可以怀疑以色列当局所说的这样一次会议的紧急性和重要性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它要求开会的动机是想在安理会上兜售以色列这个老政策的最新解释吗?

25. 上次安理会会议上的某些发言似乎认为这次空袭可以看做只是破坏停火的一个偶然的事件。这种观点忽视了以色列侵略新阶段的严重性和实质;在这一阶段,以色列对远离停火线、远离军事阵地及部队集中地点达数百哩的民用设施进行预谋的疯狂的攻击。以色列企图通过袭击主要灌溉设备摧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经济命脉。

26. 这是以色列执行继续侵略计划的一个新阶段。我国政府感到有责任提出这种新阶段的严重性和它所包含的重大危险,呼吁安理会给予紧急的和严肃的注意。

27. 以色列代表引用奥德·布尔将军的报告,说什么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交火的责任已经确定无疑。他这个结论是通过歪曲报告的一些部分和抹杀另一些有关的部分而做出的,这是他的一贯手法。他故意略而不提载于文件S/7930/Add.99的补充材料。这个补充材料已经发给各理事国代表,它证明军事观察员看到过一枚未爆炸的以色列导弹。

28. 我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870)中说过,以色列人已经对准苏伊士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导弹发射场,准备袭击运河地区的人口密集中心。安理会可能记得,以色列乞灵于使用导弹这并不是第一次。而造成最大危险的是导弹发射场的增加和导弹使用的升级。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已经及时将此事实通知布尔将军。我们要求他采取必要的步骤来防止在运河城市对面建立导弹发射场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并提出警告,把导弹移到东岸是以色列军队新侵略的序曲。果然,十月二十六日以色列部队在陶菲克港再度使用了导弹,我们不幸而言中。

29. 以色列军队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以后,一直在把死亡、蹂躏和破坏横加于运河地区的无辜平民。为了保持他们的非法侵占,继续它们的犯罪行为,以色列人已经清楚表明,他们坚持破坏并藐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所加给他们的责任。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是同决议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

30. 他们声称他们正在遵守安理会的停火决议;但是他们炮击运河的平民区(且不用说最近他们还公然袭击上埃及)不容置疑地说明,他们口头上遵守停火决议,只不过是阻挠并拖延执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决议的一个托词罢了。

31. 不应忘记,停火命令虽然是重要的,但还只是制止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武装侵略的第一步。从来没有设想停火会有更大的作用。当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通过第二三三(一九六七)号决议时,所有的理事国代表都强调这个决议是初步的和临时性的。

32. 我愿意摘录安理会第一三四八次会议详细记录中的一些话。美国代表说停火是“第一步”(第一三四八次会议,第12段);英国代表说停火是“必要的第一步”(同上,第39段);阿根廷代表说停火是“一项临时措施”(同上,第54段);巴西代表也说它是“第一步”(同上,第65段)。

33. 所以停火决议的措词以及通过决议时各代表的发言都清楚说明,停火是预备性的和临时性的步

骤，应继之以撤出以色列军队和确定公正的和平的解决办法。

34. 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已经规定了相应的条款。这些条款强调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即决不允许用战争来取得领土，并且明确规定，实行宪章的原则就需要撤出以色列军队。因此不能随意解释停火决议。应当理解它的临时性质并结合安理会的主要决议即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进行解释。

35.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接受、遵守并继续遵守停火决议和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但是以色列反对安理会的这一立场，并把停火看成为一种手段，用以冻结由于它的侵略而造成的局面。

36. 我感到遗憾，以色列代表一再曲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局所采取的保护性自卫措施。我们业经声明并将不倦地重申，这些措施是出于重视人类生命，重视苏伊士运河诸城市公民的生命而采取的，目的在于保护他们。不管特科阿先生怎样辱骂，也丝毫不能改变这些措施的人道性质。

37. 特科阿先生在他的发言中伪装说，以色列是为了自卫而反对阿拉伯人的。他说以色列先是在休战线的后面，然后在停战线的后面，现在又是在停火线的后面进行自卫。我感到惊奇，这样不断向前推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防卫？这是真的防卫，还是扩张？我们只要看一看一九四七年以来的地图，即可了然。

38. 我们已经一再声明，以色列军队连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在中东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充满着最严重危险的局势。安理会只有坚持迅速严格执行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才能使这种严重局势正常化。我无须复述我们的立场，这种立场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并且最近已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在给雅林大使的备忘录中加以重申。我在上次发言中已经提到这个备忘录。

39. 总之，我有责任再度向安理会强调指出以色列政策新阶段的严重性以及它所包含的重大危险。以色列必须认识到它所采取的行动方针是充满着危险

的。安理会必须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迅速采取行动，使以色列当局充分理解这个事实。

40. 卡斯特罗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在本月份担任主席表示满意。我们依靠你的领导才干和公认的能力在今后的决定性辩论中指引我们。无数问题尚未解决，而新问题又突然出现了。我们也要向卓越的前任主席表示敬意。

41. 我们以愉快和满意的心情热烈欢迎美国新代表，威金斯大使。他的聪明、机智和非凡的资格保证他会对安理会的讨论做出宝贵贡献。

42. 我们现在的辩论既不新鲜，也不特别，相反，它使我们感到好象是先前的会议与先前的讨论的重演。我们遇到的还是那个老问题，还是那些太熟悉的故事。换句话说，我们遇到的又是暴力行动，又是重炮轰击和报复。试问，这一回安理会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又要查明事实，追究暴力来源，确定责任，判明侵略者与受害者，发出谴责和通过判决？是不是又要开会，进行非正式的协商，照过去的老方子拼凑一个决议草案，说什么“安全理事会深为关注”，“感到遗憾”，“回顾”和“提醒”，“敦促”和“呼吁”，“强调”和“警告”？我在以前的会议上说过，我们现在缺少行得通的办法，甚至于缺少字眼儿，因为所有的术语和词汇现在都是有争论的。在中东任何东西似乎都带着争论性，连字义也要争。

43. 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声望屡次受到争论各方的挑战。从一个悲观的人看来，他们似乎既不要战也不要和，坚持要那种舌剑唇枪随时都会打起来的僵局。世界舆论对联合国以及那些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承担主要责任的机构的信心已经动摇了。中东危机本身已经是严重的和不祥的，现在又加上安理会的严重危机。如果我们想维护和平与和平机构，就要努力解决这两种危机。问题已经不单纯是政治性的，各种情况已经造成体制性的问题。我们曾经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一致意见却未能使我们免于集体失败。在中东的特殊事例中，安理会既没有受到什么限制，也没有陷于瘫痪，它就是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44. 尽管各常任理事国对世界问题常是意见分

歧，它们仍然同意了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条款，可是，这并没有能够保证同一决议的执行。这里我再一次希望克服到处存在的语义问题。看来，所谓权力，甚至于常任的权力，如果不加上一些明确的规定也是行不通的。现在很明显，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是一致同意的，但是对其中各段的准确解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这项决议，不管它是提供了解决办法或是仅仅提供了取得协议的健全可靠的基础，它肯定是我们认真努力争取和平所应依据的一个文本。因此，如何解释的问题大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关键在于继续前进的意志和决心。

45. 我们担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不能持久。自从八月以来大国之间的关系显著恶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不能说得再具体些，否则就要引起程序问题了。很可能这种不幸的恶化已经通过同盟或者从属关系反映到中东危机中来。中东纠纷本来已经很难解决，如果它再变成长篇连载的冷战故事中的一章，那它就会简直无法解决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46. 再者，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取得的一致意见可能是各大国对中东问题达成协议的最大范围。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是摆脱冷战和战争的一个大胆的步骤，如果要采取与这个决议不同的行动方针，大国是否还能取得一致意见那就很难说了。

47. 必须强调，虽然安理会在行使职权方面失败了，虽然它也许太斤斤计较法律问题和核事实了，它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高度政治才干和组织能力做了不少的事。的确，安理会在处理某一局势时很少象它通过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时那样显示出灵活性和想象力。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决议是解决整个问题的最可靠和最公正的办法。

48. 卡拉登勋爵在上星期五（第一四五六次会议）曾经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目标和一个既定的解决办法，只是达到这个终极目标的道路还不能确定。我们已经建立了机构，雅林大使今天正帮助双方相互调整观点和立场以谋求和平。以完全的不受干扰的停火作为永久解决办法是既不可能也不适当的。只有政治解决才能为中东恢复和平，而安理会作

为一个外交机构有责任致力于这种政治解决。否则，安理会随时都要开会对付暴力行动、重炮轰击与报复等个别事件了。

49. 有一个建议我们在这里提过四次，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甚至连个评论也没有。我们现在仍然坚持这个建议。也许我们自己没有讲清楚。当我们在这个大厅积累大量的言论、意见和建议时，当事各方却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积累武器和弹药。每一方都在指责对方购买武器与准备战争。但我们的论点是：问题的解决可能在于各大国之间相互取得一种基本谅解、限制、调节或均衡军火和武器的供应。只要军备竞赛仍未制止，战火重燃的危险就会与日俱增，并且可能不久就会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和平解决希望。武器是战争的因素，可能用于新一轮战斗。武器不是公正与永久解决问题的因素。

50. 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一点，因为我们确实相信，安理会总有一天无论如何要正视军备竞赛问题。这个问题再也不能忽视了，否则这一危险地区就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悲惨事件。我们失望地看到，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努力，争取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基本谅解。巴西代表团每次就中东问题发言都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最近我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第二十三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还强调了这一点。¹

51. 我们要采取现实的态度，必须承认在军备竞赛问题以及中东问题的其他方面，如果没有大国的充分的外交合作就不能取得显著的进展。虽然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作为主权国家的当事各方，但不可避免的是，只有大国方面的克制、政治家风度和建设性努力才能铺平该地区走向和平的道路。

52. 联合国宪章授予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特殊权力与责任。所以，我们有权期待那些大国在外交上给予充分的帮助并采取充分克制、谨慎的态度。我们应不仅努力消除战争的种子，而且还要消除战争的工具。对于大国来说，我们想不出有比这更好的活动领域，使它们可以发挥影响并以实际行动证明它们有决心在国际事务中争取真正的缓和。

¹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第一六七七次全体会议。

53. 另一方面，当事各方在同意永久解决之前，显然会需要并要求一定的保证，使这种解决办法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而在今日的世界里只有大国才能提供这种保证。这不是空想，而是纯粹的现实。在这个方面，我记得第二五八（一九六八）号决议清楚地指出，安全理事会坚信“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应进行合作争取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

54. 就当前具体问题来说，我们对一方的侵略行动和由此而来的报复都要表示遗憾和进行谴责，这是很清楚的。巴西代表团将尽最大努力为加强停火做出贡献，虽然我们相信仅仅停火是不够的，停火本身也不是目的。很清楚，这样攻来攻去无论如何是严重的，不仅事实本身是严重的，而且，我很遗憾地说，它们还意味着彼此缺乏解决分歧和抛弃暴力的愿望。这样攻来攻去为问题的永久解决增加更多的困难。停火不是永久的目标，但它确是和平的先决条件。正如有人说过，任何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是人类理智失灵的产物。

55.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表示的厚意。

56. **索托尔道伊先生（匈牙利）：**我和上面发言的代表一道祝贺阁下荣任安理会主席，并祝你按照宪章履行主席职责获得成功。

57. 匈牙利代表团也要和主席及其他代表一道向前任主席伊格纳蒂夫大使表示祝贺，他在任期中表现出了公认的才能。

58.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我们的新同事，美国的威金斯大使。

59. 安全理事会现在再度集会讨论中东局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十月三十一日遭受以色列的侵略，不得不又一次向安理会求助。而以色列在一个受到它公然侵略的阿拉伯国家提出控诉以后也匆匆忙忙地要求安理会开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听了十一月一日第一四五六次会议上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告，我提醒安理会各位代表注意这个事实，也许并非失当。

60. 以色列一再公开侵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继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关于在国际争端中不得使用武力的

规定。以色列按照它成立二十年来的一贯政策，认为可以任意向安理会宣告“侵略自由论”也就是它所谓“报复行动”，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以色列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

61. 现在请允许我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第一，我已经说过，以色列要安理会接受它的一个论点：什么时候以色列感到或声称它受了欺侮，它就有权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政策。以色列并不要安理会查证事实和提出补救办法。它公然违背宪章采取行动，然后来到这里控告被侵略者。好象它就是安全理事会，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事实，然后进而采取强制措施。

62. 姑且不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即使以色列在安理会提出的说法能够成立——这当然不是事实，它也无权为所欲为地进攻任何邻国。

63. 我们经常强调指出，军事报复的想法是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安理会决议所明确反对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通过的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第3段说，安理会“宣告这种军事报复行动以及破坏停火的其他严重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按宪章规定考虑采取进一步更有效的措施以保证此类行动不致重演。”

64. 人所共知，安理会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再再谴责以色列采取侵略性的军事行动及其他破坏停火的严重行为。不幸的是，安理会至今还未能采取上述决议所拟议的行动。这应由某些理事国负责，它们一贯庇护以色列，拒绝对以色列引用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我们未能这样做的后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

65. 第二，以色列及其庇护者企图把以色列与屡次受它侵略的阿拉伯国家放在同等的地位，说什么，所有当事各方都应尊重停火。他们想要让我们采纳的决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能够保持去年侵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时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66.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说，从我们看来，不能用停火来掩盖以色列继续占领的事实。停火不能用来使以色列巩固它对这些领土的控制，并吞它们，把以色列公民迁入这些领土，利用它们的自然资源，阻碍

国际航道的通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及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背道而驰的。

67. 第三，以色列及其朋友们的上述企图，是想遮盖下列事实：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中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是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以色列说它是在自卫，而实际上它是在纵火焚烧苏伊士的炼油厂，轰击伊斯梅利亚，破坏尼罗河的桥梁或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变电站。

68. 我们听以色列代表说过，十月三十一日以色列武装部队侵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一种自卫。他说以色列是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不禁要问：那么它的阿拉伯邻国的安全怎么办？实际上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城市、工厂、桥梁、运河，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农村和领土在遭受有计划的疯狂袭击和破坏，在这个时候，难道我们当真还要为以色列的安全操心吗？从来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使以色列代表能在这个大厅里指控它的邻国轰炸它的城市，放逐它的公民，实行市镇宵禁等等。为了正确地看待形势，回忆这些事实是很必要的。

69. 因此，我们在这里处理的并不是几个会员国之间的纠纷，而是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明目张胆的侵略，要求相互克制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让我强调这一点：只要用武力强占阿拉伯领土的事情存在，以色列的侵略就继续存在。大约一年以前，安理会通过了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寻求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继续侵略。我们知道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现在正在进行认真的商谈，希望能在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条款的基础上求得解决办法。这个决议的主要规定就是以以色列军队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本大厅里每个人都完全清楚地知道：是谁遵守了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从而推进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又是谁在特别代表的工作中设置障碍。

70. 以色列感到把它的侵略目标扩大深入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土中去是可行的。那么我们要问：蓄意扩大野蛮军事进攻的地区是否有助于改善中东的和平前景的努力？以色列最近的侵略是针对尼罗

河上的桥梁，还是直接针对雅林大使的和平使命？如果以色列以为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的道路要通过采取军事行动实行非法的、声名狼藉的所谓“报复”政策，那它是完全错了。安理会应该驳斥以色列如此喜好的这种想法，坚决谴责以色列最近的疯狂侵略。这样才能有助于雅林大使的使命，因为解决以色列侵略邻国所造成的问题显然不能通过恐怖政策而只能通过和平的政治途径。

71. 主席：我对匈牙利代表的祝愿表示感谢。

72.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在上次会议上我已经表达了加拿大代表团对你的祝贺。这种祝愿是很真诚的，我只想重提一下。

73. 在就议题发言之前，我愉快地和其他代表一起向美国的威金斯大使表示热烈欢迎。许多代表对于我在九月份当主席时那段艰巨工作表示了我所不敢当的赞许。我也愿意向他们表示感谢。

74. 最近苏伊士运河地区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境内的严重事件，又一次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中东停火的不稳定性，在安理会尤其是这样。尽管安理会呼吁认真遵守停火决定不知有多少次了，而就在最近九月份我当主席的时候，安理会又一次开会审议严重破坏停火的事件，这些事件一方面是由当事一方提出，另一方面又由联合国现场观察员报告了的。大家知道，停火安排只有得到有关双方的认真遵守和严格重视才有价值。任何一方都无权按自己的利益解释停火安排。

75. 停火的意义最近应该是够清楚的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永久的解决办法。相反地，安理会希望停火以后应继之以和平解决。停火是要紧的，因为它能暂时停止伤亡和破坏，并形成一种新气氛使我们可以采取严肃的步骤争取和平解决。

76. 我国代表团对于停火意义的理解是：为了和平放弃暴力。因此我们只能对于最近的局势发展感到痛心，对于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深为惋惜。事实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以色列双方都有错，而且它们的行动显然是相互关联的。布尔将军的报告指出，十月二十六日的事件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先开火的。这种行动应当引为遗憾。可是，我必须指出，这并不是说以色

列的报复性袭击在任何情况下是可以原谅的，或者说它不应受到同等的责难。

77. 从十月二十六日一直到昨天（十一月三日）我们收到布尔将军的进一步报告，双方的暴力行动不论有什么样的关联，但事情很清楚，一方的报复行动必定招致另一方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在这种循环报复中是没有胜利者的。这种过程只能导致暴力的升级，和平事业必然因之遭受损失。

78. 固然可以这样说：不断发生暴力行动是由于停火生效以后十七个月来还没有一个结束敌对状态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由此而造成的障碍表现为不断发生隐蔽的或公开的敌对行动，那就不能促进和平解决，而只能使和平解决受到阻挠并进一步地拖延下去。说到暴力及其原因，说到一再发生的敌对行动和升级，我要感谢我的邻座，巴西代表，他不只一次在安理会提出及时的警告，指出中东军备竞赛无限升级的危险。我们应当注意他的话，考虑如何解决这个迫切而困难的问题。

79. 我国代表团明确认为，任何和一切破坏停火的行动都必须受到谴责，每个当事国都要对维持停火负完全责任。更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当事各方自己要负起主要责任去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当然会对当事各方给予协助，但是他在工作中需要当事者的充分合作，因为当事各方本身的责任是首要的。每一方都必须深切理解对方根深蒂固的疑惧，深切理解对方要求在尊严与安全中生活的共同愿望。

80. 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来，在努力找到解决办法的全过程中，没有比现在更紧要的时刻。我想我们都承认这一点。当前谋求和平的努力是否成功就要看今后这几天了，我想这样说决不是夸张。当事双方应该尽最大力量对这种努力给予最充分的支持。

81. 刚才法国代表提醒我们，秘书长特别代表已经同意将他的使命延长到本月底，当事各方应当抓紧这段时间继续并坚持寻求和平。

82.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我首先代表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要

职，并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在你和我们相处的几个月中，你克尽职守，积极参加各种协商和调解工作，你已经在安理会的记录上留下了盛名。而我们，作为你的同事，可以满意和自豪地说你无愧于贵国，无愧于丹麦驻联合国几位前任代表所做出的好榜样。请再一次接受我的真诚祝贺和问候。我也要向两位前任主席表达同样的友好感情。我还要和与会同事一起热烈地友好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美国的卓越代表。

83. 大约在五个星期以前，联合国召开第二十三届大会，国际社会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纽约，衷心期望本届会议的唯一良机将加速秘书长特别代表为我们进行的寻求和平的工作。安全理事会本身也已经为人们所期待的接触和协商做好准备，从而鼓励了国际社会的这种崇高希望。安理会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第二五八（一九六八）号决议对中东局势的恶化表示了巨大的关注，并以明确的和有利的词句在两段实施条款中宣布，安全理事会：

“坚持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关于停火的命令必须严格遵守；

“重申其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并敦促所有当事各方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供最充分的合作以便迅速执行该决议委托给他的任务。”

84. 现在各直接有关国家的外交部长都到了纽约，雅林大使也来到联合国总部同秘书长进行磋商，因此，这一次呼吁当事各方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供最充分的合作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这些情况确实不能不使人感到，现在总算有点盼头了，争取中东和平的努力可能取得进展，从目前危险的僵局开始朝着公正、持久解决的终极目标迈进。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可悲的是，几周来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为那个多事地区谋求和平的前景，从而给国际社会的希望泼了冷水。而且双方最近的言论和态度都低估了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和紧急性。

85.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看到，靠军事行动和反行动都无助于中东和平事业，而只能加剧军事对抗和冲突并使之永久继续下去。停火虽然是暂时的，但也是必要的措施。维持停火是联合国发起的和平努力

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有关方面必须以最大的克制来尊重停火，维持停火。再者，与停火有关的任何事件都应当报告安理会，听候它的适当判断和处理，任何一方都不能以任何事件为理由或借口玩忽法律。如果任凭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环继续下去，则事件的连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逐步升级，直至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发生全面的战争。

86. 所以，安理会必须坚持，任何破坏停火的行为、任何以报复为借口的军事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而且一切事件和争端都必须通过联合国特设机构提请当地的联合国代表加以解决。

87. 这就是我们对目前审议的各种指控所应采取的行动总路线。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永远不局限于眼前的事件而要集中精力医治中东国家的内伤，眼前的事件只是内伤的痛苦症状。我们应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努力集中于寻求一种公正的和迅速的解决办法。

88. 我们杰出的和博学的同事，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大使上星期五晚上在安理会〔第一四五六次会议〕发言中所提出的忠告，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强调要有新的和积极的办法来抓问题的根子，不要仅仅依靠暂时的不适当的治标办法。我相信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致同意的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确已经开始采取积极办法以根本解决中东问题。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规定的指令，提供了唯一有希望的途径，使我们能为这个地区带来公正持久的和平。我们和当事各方所应共同关心的是迅速实现秘书长特别代表所接受的指令的目标，以便趁早驱散聚集在这个几大洲会合地区上空的风暴，防止迫在眉睫的冲突，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89. 我的话先讲到这里。主席先生，如果你许可的话，我将在以后的讨论中于必要时发言。

90.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他不但对我的杰出的前任而且对我本人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幸好我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来报答你们的善意。

91. 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9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遗憾地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埃及方面的另一次侵略行动。昨天，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多架米格-21型飞机侵犯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停火线。它们受到以色列战斗机的迎击并被赶走。在追踪截击中一架埃及飞机被击中，拖着黑烟坠毁。以色列飞机没有损失。

93.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埃及陆军突然进行猖狂侵略，沿整个停火线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以色列士兵死十五人，伤三十四人。按比例说，这个数目相当于在敌人的进攻中一天打死了美国或苏联的士兵一千五百名，打伤了三千多名。

94. 死伤的以色列人都是青年，他们来到苏伊士运河停火线上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让以色列人在别的分界线上过和平生活。他们正在抗击阿拉伯人的侵略，正如他们的父兄在一九四八年，甚至更早的时候抗击阿拉伯国家侵略以色列的战争一样。他们象许多前人一样倒下去了，只是因为埃及继续否认以色列人民的生存、和平与安全的权利。他们被埋葬了，以色列家家户户都哀悼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 and 我们的儿女。我们走上战场，历尽艰险，流血牺牲，为的是保卫我们的独立，保障我们的未来。

95. 这就是中东的悲剧。它已经延续了二十年。这是每天流血和屠杀的恶梦。它使我们每个人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中。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我们不能容许它继续下去。

96. 不管别人的苦恼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痛苦却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不是由于冬季的寒风，也不是由于没有房子而生活在流亡者的帐篷里。我们的苦闷是由于有人企图否认我们的生存权利；我们的悲戚是由于我们必须为生存而进行拚命的战斗；我们的忧愁是由于我们要向那仇恨与侵略之神无休止地献祭青年的生命。

97. 这就是笼罩在中东的悲剧，所有其他的人在这种悲剧面前都相顾失色。我们惋惜任何一方的灾难与死亡。但是消除对整整一个民族的生命威胁，应当在政治上和人道上占有最优先的地位。

98. 问题是多么严重紧急，我所谈到的威胁是多么真实，可以从上次会议上一个阿拉伯代表的发言中得到说明。他公开地、大言不惭地说毁灭以色列是

解决中东危机的唯一办法。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的表演，它作为安理会一个理事国，无视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这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一种侮辱。它使人对那威胁着以色列的问题和危险看得一清二楚了。

99. 我要提醒安理会，阿尔及利亚尚未接受去年六月的停火。这在秘书长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信中是有案可查的〔S/8279〕。阿尔及利亚的宣传工具还曾夸耀他们参加了十月二十六日的侵略。我已向安理会报告过这一点。

100. 今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企图曲解布尔将军关于十月二十六日埃及侵略的报告。这是一种拙劣的企图，妄想否认人所共知的事实，让安理会接受同事实完全相反的东西。这些事实埃及政府自己已经向本国人民讲过了，在开罗人们还毫不犹豫地承认沿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并且引以为荣。布尔将军对进攻的责任也讲的很清楚，他在报告中说：“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四时四十五分观察机利马号观察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队首先发射迫击炮和重炮……”〔S/7930/Add.95, 第2段〕。

101. 布尔将军接着描述了埃及军队如何在停火线其他地点首先开火并且使用了火箭。他的报告说的很清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首先发动进攻最后停火的，它还使用了火箭使冲突升级了。

102. 这就毫不含糊地把责任归于埃及方面，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所能做出的唯一答复是：根据布尔将军十一月一日的附加报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局在第二天下午向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展示了“陶菲克港的一枚武器，据阿联当局说，那是十月二十六日以色列军队对陶菲克港发射的导弹之一”〔S/7930/Add.99〕。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自己并未看到或听到发射过这种导弹。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也没有报告说有人使用了这种导弹。

103.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局这样捏造事实并不是第一次。今天阿联代表讲的导弹故事，其可靠性同埃及方面关于十月三十一日以色列行动真相的说法是一样的，那种说法已经被埃及的目击者所否认并引为笑谈了。

104. 埃及侵略行动的无端的突然复发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05. 十月三十一日伦敦泰晤士报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侵略行动解释如下：

“埃及在沿苏伊士运河的停火线上似乎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它将不认为先发制人地炮击运河东岸以色列占领的阵地是破坏停火协定。

“埃及副外长萨拉·戈哈尔先生向联合国中东首席观察员奥德·布尔中将所解释的埃及新军事行动，标志着阿拉伯-以色列局势的一种危险转折。这就是说，埃及人已经宣布如果不能发动攻势渡过运河，他们将不再尊重两军停火线。”

106. 有名的政治评论员德鲁·米德尔顿在昨天的纽约时报上写道：

“埃及人对十月二十六日阿拉伯突然袭击的评论，与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以前埃及领导人的豪言壮语相呼应，表明开罗要恢复政治攻势。”

107. 例如，开罗电台十一月一日宣称：“以色列的行动是对埃及光荣行动的微不足道的反扑”。这种吹牛恰恰是直截了当地承认了首先发动进攻的责任。开罗电台的广播清楚地表明埃及的报纸、无线电、电视正掀起一个运动，宣扬加强侵略的新政策并且号召使用武力向以色列进攻。

108. 瑞士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写道：

“开罗的政策倾向于通过制造事端来破坏一切，其目的在于使人相信，现在与其说和平已近在咫尺，勿宁说是处于战争边缘。”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采取“预防性”军事行动的新政策，其动机似乎就是要破坏争取和平的努力。没有其他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无端的侵略行动。

109. 巴黎世界报十月二十八日谴责埃及重新侵略，认为开罗是要显示力量，提高士气，强调它反对谈判。最近纳赛尔总统公开宣告抵抗的阶段已经过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在已经进入对以色列采取先声夺人的预防性行动的新阶段。下一个阶段，照纳赛尔总统的说法，将是“解放的阶段”。

110. 这就是埃及政策与意图的不祥声明。到底埃及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它是不是一定要用刀枪解决问题？

11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死硬姿态在它对待雅林大使和平努力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拒绝直接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它也反对在雅林大使主持下举行联席会议的建议。今天它还是丝毫没有表示愿意通过雅林大使与我们作一次有意义的初步交换意见。相反地，它醉心于无聊曲解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然后表示接受决议以便赶快掩盖它的曲解。这实在是很不好的。埃及政府一向乐于表示忠于国际义务，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全然弃置不顾。二十年来它一面宣称忠于联合国宪章，一面公然向以色列开战。它总是宣称忠于联合国的某些决议，却蔑视另一些要求它同以色列和解不要积极和以色列交战的决议。

112. 现在埃及又一次当着安理会的面挥动忠诚的宣言，然而它在政治上的死硬态度和军事上的侵略行为揭穿了它自己的谎话。正如阿拉伯一句古老格言所说的，这是“一张嘴祈祷，一只手杀人”。

113.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决议要求同以色列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小心翼翼地避免具体提到这个中心条款，至今尚未着手同以色列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十一月决议要求当事双方取得协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丝毫没有表示愿意同以色列达成协议的意思。

114. 相反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似乎主张规定一个所谓时间表，从外部把政治解决强加给当事双方。这是对十一月决议的歪曲。决议并没有说要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定出一个时间表。决议说的是取得协议。它并不只是要求“政治解决”，它要求的是更长远的东西：公正持久的和平。

115. 以色列人还在死于埃及枪炮之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公开宣布对以色列施行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政策，拒绝通过雅林大使澄清彼此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得出一种结论：在现阶段同开罗一起谋求和平不会有什么结果。

116. 但是，以色列政府决定坚持寻求取得协议。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先生已经带着进一步的建议和某些观点的澄清回到纽约，今天早晨他已恢复同雅林大使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他准备保持这种接触，因为如果缺乏最大的毅力，复杂的国际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现在要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决定，这些接触是否会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为认真的交换意见，导致互相谅解与永久和平。

117.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这个发言如果不是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发言人做的，而是别的什么人做的，我国代表团可能就要行使答辩的权利了。刚才的发言讲了许多无理挑衅的话，我国代表团只想澄清几点。

118. 我不想多谈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安理会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贡献。我们对安理会工作的贡献如何，最好由别人来判断。不错，阿尔及利亚是由绝大多数票选入安理会的，在我们看来，这是给予一个国家信任的最好证明。

119. 自然，阿尔及利亚没有象犹太复国主义当局那样，对世界气氛的恶化做出贡献。二十多年来，我们没有侵犯过自决权的基本原则，阿尔及利亚没有占领阿尔及利亚领土以外的土地。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显然对国际关系没有作出大的贡献。

120. 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言人为了极力掩盖他们的政策的动机和意图，屡次提起所谓以色列的生存问题。在这问题上，我要重复我国代表团讲过多次的话：基本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整个民族生存被否定了。基本问题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他们的民族权利的问题。基本问题不是也不能是承认任何一个既成事实。

121.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将来如必要我们还要重复说：我们不能承认以武力强加的殖民政权，不能承认这种殖民政权突然自立为国家。不管这是发生在巴勒斯坦，或是几个星期内发生在罗得西亚，或是多年前发生在南非，都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对于巴勒斯坦采取一种立场，而对于罗得西亚或南非采取另一种立场，反过来也是一样。

122. 关于停火问题，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已经多次阐明我们的立场。就象阿尔及利亚本身的事件和最近几天越南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停火必须以政治解决为条件。在自决权没有解决的时候，政治解决绝不能以停火为条件，不管是什么样的停火。

123. 阿尔及利亚人有幸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弟兄们并肩作战，这主要是由于自然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把阿尔及利亚人和一切为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自己的国土而战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了。从阿拉伯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从非洲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

124. **主席：**我准予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的权利。

12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事情已经很清楚，的确我没有必要再答复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把这事留给他的上级去做就够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阿尔及利亚布迈丁主席声称：“纳赛尔的主要错误是他接受了停火协定”。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但是基本问题在于以色列的产生”。²

126. 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阿尔及利亚把自己置身于国际家庭之外，阿尔及利亚参加负有和平和国际安全使命的联合国机构，是对安理会理事国及整个联合国的侮辱。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这里伪装为各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但是他却否认以色列人民的权利。现在是他和他的政府承认法律和正义不能以歧视为基础，承认以色列人民也有自决、独立、和平与安全的权利的时候了。

127. **布阿图拉先生（阿尔及利亚）：**大概我方才使用的语言是建立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发言人所不熟悉的，他甚至没有能够听懂我几分钟以前发言的意思，更不用说全部的意义了。

128. 我只想说，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当自决权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当自决权还没有得到有效承认的时候，停火必须以政治解决为条件；政治解决不能

以停火为条件。在阿尔及利亚的事情证明了这点；越南的事情也在证明这一点。

129. 我要说并且我要重述我的主席和我的部长所说过话，因为这样做，我是忠于我们自己，忠于我们的过去，忠于我们对国际关系所做出的贡献。问题确实在于以色列的创立，问题也确实在于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地区唯一的真正的人民——的自决权。我曾经说过，我现在还重复说，问题是和罗得西亚和南非问题一样的。那就是三种情况：以色列的产生问题；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问题；南非和它的种族隔离问题。

130.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把自己置于国际社会之外：是那些象阿尔及利亚一样的人吗？——他们看到他们的行动受到阿拉伯兄弟的鼓励，看到他们的行动受到所有非洲各国人民的鼓励，就在最近，非洲人民还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给我国以荣誉——还是那些二十年来把自决权踩在脚下的人，那些二十年来一直进行领土扩张的人，那些二十年来拒绝遵守国际法的人呢？

131. 至于歧视，犹太复国主义同种族隔离一样，已经成了歧视的象征。

132. **主席：**沙特阿拉伯代表刚才通知我，他要在今天下午再向安理会发言。如果没有异议，就请他在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应主席邀请，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133. **主席：**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13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应当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代表准许我再次发言。每当以色列代表称阿拉伯人是侵略者，我总觉得有责任批驳他的指责，并指出谁是巴勒斯坦真正的侵略者。

135. 我有责任向安理会澄清几点。这个问题在一九二〇年开始。我不知道一九二〇年特科阿先生在哪里。特科阿先生告诉我们，罗马人驱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我们查一查历史书，我们发现在罗马人时代，并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时有犹太人，有当

²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全体会议，第一七〇七次会议，第90段。

地的犹太人，他们是真正的闪族人。从宗教上讲特科阿先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依我看来，他同那些篡夺圣地的许多人一样，象是一个欧洲人。

136. 他们的宗教是犹太教。我们总是承认这个宗教是三种高尚的一神教之一。从人种学上讲，他和从东欧来的那些人并不是属于这个地区的人。仅从他们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并不能赋予他们比基督教的欧洲人以更多的权利去从事对西亚的再次侵入。特科阿先生有些古怪的数字，他做了某些对比。他提到前几天有十五人被杀——十五个以色列人——和大约三十人受伤。他说这件事好象一千五百个美国人被杀，三千人受伤一样。我相信他是在向纽约的犹太人说话，但是他却忘记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入，至少一百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丧失了他们的家园。如果我说这就象一亿美国人被驱逐出美国，人们会要发笑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做对比，那就好比一亿美国人被逐出他们的国家一样。这样的比较，是会引起误解的。他们把争端戏剧化了。无疑地特科阿先生是善辩的，他的措辞，作为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来说，确实相当不错，但是他不能使悲剧戏剧化，这一悲剧，——正如我的阿尔及利亚同事所说的——已落到巴勒斯坦人民头上，落到除百分之六以外的巴勒斯坦全体人民头上。这百分之六是一九一九年英国接受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时的犹太人。

137. 正如我前几次所说的，那百分之六的大部分是阿拉伯犹太人。我们把他们叫作阿拉伯犹太人，不管他是否愿意听。他们说的是阿拉伯语，他们有阿拉伯背景和文化。只是他们的宗教是犹太教，如同有些犹太人信基督教一样，但是他们是阿拉伯人。这个地区的有些人信奉犹太教，但是他们说阿拉伯语，用阿拉伯语思维。请他们查一查阿拉伯犹太人兴旺时期的历史记载，那时阿拉伯人正处于光荣的顶点，他们对阿拉伯犹太人是尊重的。我说“光荣”是得体的——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光荣。我是在说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当时黑暗还笼罩着欧洲，那时欧洲是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我用不着说他们如何大批地从牛津跑出来——当时牛津大概只不过是今天的一所中学。他们成群地到西班牙学习阿拉伯哲学、古希腊哲学和文化。那时在西班牙的许多阿

拉伯人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是从东欧来的。那时没有赫茨尔这个人，他虽然因为欧洲迫害犹太人吃过苦，却认为在别国领土中圈一块地方给犹太人，他们就能和平居住下去。但是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迫害过犹太人。他们从来没有侵略过犹太人。而现在这里有一个从东欧来的犹太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屡次地说我们是侵略者。他谈到埃及人——在耶稣降生以前及耶稣时代，埃及人是哈姆族人，但是现在是阿拉伯人了。因为，象我说过的，阿拉伯主义是有韧性的。

138. 后来他又说到阿尔及利亚人；我不知道从前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是什么人，但是他们是阿拉伯人，他们现在也许是比许多阿拉伯血统的人还要好的阿拉伯人。我们不讲歧视。

139. 当他谈论阿拉伯侵略、大肆诽谤阿拉伯人时，他也攻击苏丹人，苏丹人也属于阿拉伯人——我上次发言说过，苏丹人变成阿拉伯人不是通过高压或者强迫，而是由于接受了阿拉伯人的榜样。

140. 我认为特科阿先生在滥用新闻词句以前应该好好读一读历史，认真弄清这个运动的起源。新闻业没有什么不好，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我说的他今天引用的几种报纸。自然他提到了纽约时报的德鲁·米德尔顿。纽约时报除了是一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报纸以外又能是什么？在纽约这里，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的大型报纸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报纸了。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来到纽约市时，这里有太阳报、世界电讯报和先驱论坛报。他们与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搞政治交易，以便从百货公司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企业中获得广告。他们合并了，现在是两家报纸。

141. 不论他们自称对新闻多么公正，当涉及到以色列时，他们的思想就糊涂了。那也很自然。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洗了脑筋。这里的犹太人也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洗了脑筋，但是谢谢上帝，有些人仍然选择了美国精神——那就是成为美国忠实公民的犹太人，他们忠于美国而不是一半忠于以色列，一半忠于美国。

142. 我不知道谁收买了伦敦泰晤士报。一九二九年我居住在伦敦，从那以后泰晤士报已经易手了。

伦敦泰晤士报需要生存下去，但已经不是一九二九年我在伦敦时的泰晤士报了。可能它需要多一些广告。说老实话，它不得不迎合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有利于这些广告顾客，它编撰新闻就不得不歪曲事实。我知道是谁在英国控制出口、货物分配和百货公司的。我在那里住过，我是知道的。我在伦敦住了十年。

143. 特科阿先生提到瑞士报，他又提到巴黎的世界报。我不知道谁拥有这些报纸。我知道在这里——在这个国家里，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法控制了许多报纸——群众宣传工具。而我们却说他们所写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反映了言论自由。但是当这里有登广告的人而你又必须讨好他们的时候，那又怎能有言论自由呢？我们也知道那些广告顾客是什么人。

144. 某个拥有一家报纸的家族，在选举中要为某个候选人竞选，它就会用异乎寻常的大量宣传对读者施加影响，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有言论自由呢？

145. 广告是一种艺术，它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极深，我时常想人们受新闻支配到何等程度，这些新闻是巧妙地重复的，是精心编排的，以至那些报纸想让读者相信什么，他们就会相信什么。

146. 但是特科阿先生是否想过，他为什么可悲地避而不提任何其他报纸——例如莫斯科的报纸？为什么在那个问题上不引用莫斯科的新闻呢？为什么不引用匈牙利报纸、非洲报纸或亚洲报纸呢？为什么？因为他要选择可以为他的论点提供论据的报纸——这种论点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定要塌下来的，历史会作见证。

147. 他说所有阿拉伯人都集合起来对付以色列，而以色列是有生存权利的。数年以前我就提醒大会及安理会注意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不属于埃及、约旦、黎巴嫩或叙利亚，而是属于享有主权的人民，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民，不论他们是阿拉伯人，也不论他们是基督教徒、回教徒或其他宗教的信奉者，他们有自己的个性，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了几百年。征服者来了，征服者又走了，但是他们固守在这块土地

上。他们的祖先都埋葬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你不能把巴勒斯坦人民一笔勾销。

148. 埃班先生说到一个五年计划——我注意听了——他想那些巴勒斯坦难民会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其中一些人还可能到美国来。他估计，美国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施加压力，大概可以吸收一部分难民。其他难民可以去澳大利亚，西方国家总是富于同情心的。可是他没有提到俄国，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要遣送一些难民到俄国去。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要求苏联打开大门，以便让苏联籍的那些宝贝犹太人大批涌入巴勒斯坦。

149. 有时候我想，如果今天的超级大国之一苏联都因为所谓反犹主义而遭到诽谤，那么我们阿拉伯人有什么办法，我们又没有大量宣传工具，以驳斥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断的造谣诬蔑。

150. 我在这里要求发言有什么可惊异的呢？这里是可以让我们的声音被人听到的唯一的地方，虽然报纸上会说，“啊，巴鲁迪是无足轻重的，而阿拉伯是陷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里面的”。但是巴鲁迪和每一个沙特人都是阿拉伯人，每一个阿拉伯人也是巴勒斯坦人。

151. 我在星期五说过，我们可能顶嘴、争吵，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巴勒斯坦时，每个阿拉伯人都是巴勒斯坦人，不论他是摩洛哥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苏丹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埃及人、沙特阿拉伯人或者是现在组成联邦的波斯湾各酋长国中的任何一人，我们每个人都是阿拉伯人，当涉及到巴勒斯坦时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成了巴勒斯坦人。

152. 我认为我的巴西同事今天下午不是在唱高调，我们在联合国时常听到一些唱高调的。他说得坦白直爽，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我们的埃塞俄比亚同事也是一样，他谈到我过去所说的：我们应当追本溯源，而不应当满足于治标的办法。

153. 对你们在这里的大多数人而言，巴勒斯坦问题或多或少地是书本上的问题。谁给你们提供资料呢？专家们，他们当中好多人——不是全部——是有倾向的专家，他们服从于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政策。但是

当专家们是公正的时候，就没有人听——如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与贝尔福先生谈过话，贝尔福先生就没有听。或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亨德森先生和保罗·艾伦——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艾伦在一九四八年同我谈过话，他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成员，曾向杜鲁门先生提过意见，杜鲁门先生在他回忆录里写道：“这些穿条纹裤子的娃娃是些什么人？”这些专家们被称为“穿条纹裤子的娃娃”。幸好我们今天的外交人员不再穿条纹裤子了。

154. 特科阿先生说，以色列人有生存权利。没有人否认他们有作为愿意在巴勒斯坦居住的犹太人生存的权利。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按照伊斯兰最好的传统，犹太人不仅没有遭到歧视，而且是伊斯坦布尔享有特权的人。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土耳其政府各部部长的顾问。我们在西亚没有歧视过犹太人。歧视是在欧洲开始的。我要再一次说，欧洲人好象良心有愧，要赔偿犹太人的损失，他们就异想天开，要实现赫茨尔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已经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了。我曾经说过，我现在还要说，自从德雷弗斯事件以后，整个欧洲都制定了法律，使犹太人不再受轻视。

155. 犹太人现在享有特权——不是平等权利而是特权。是的，任何人都想获得特权，这是人之常情，不仅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在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上说过不止一次，现在大多数人所争的并不是平等，而是特权和人世的权利：财富、权势、光荣。有些人要求的财富是他们花费不了的；另一些人要求的权势对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都没有好处；还有一些人要求光荣——虚伪的光荣。凡此种种都属于寻求特权的性质。为什么犹太人不该寻求特权呢？但是倘使这种特权要以整个巴勒斯坦人民为牺牲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当心，如果我们不制止以色列，就会发生一场世界大战，因为美国对我们不会置之不理，而苏联对一些阿拉伯人也不会置之不理的。这就是常说的均势。

156. 自从国际联盟时代以来，情况并没有改变。我观察过国际联盟，那也是均势。从长远来看，损害了谁呢？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好啦，巴勒斯坦人民现在起来了，我认为现在是他们起来自己干的最好时机了，不管阿拉伯人能不能有效地援助他们。

157. 我们怎么办呢？把二百万巴勒斯坦人扔进地中海或者驱散他们吗？恐怕他们不愿意分散，他们也不愿迁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曾经想：“好吧，再过二十年，那些离开国土的阿拉伯难民就会死掉了。”但是现在巴勒斯坦自由战士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老头子吗？不，自由战士的年龄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五岁。他们好多人出生在难民营。埃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怎么办呢？

158. 叙利亚是很明智的。它没有谈论和平，因为它知道没有和平可言。我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埃及人或约旦人寻求光荣的解决是错误的。但是我参加过一九二五年叙利亚民族起义，当问题关系到民族存亡时，你无法使一个叙利亚人动摇。他宁可作战到死。他们知道谈判是没有用的，如果他们屈服，那么在叙利亚的和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会把他们干掉。杀死一个人只要一粒子弹就行了。

159. 在巴勒斯坦分治以前，有十三个领导人据说是想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去商谈解决办法，结果被枪杀了，在这十三个人中我认识九个。我向安理会保证他们都是无辜的。但是在阿拉伯世界有活动分子，正如每个其他国家也一样，包括美国，无疑地也包括俄国、巴尔干各国以及欧洲各国。谣传他们要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寻求妥协，他们就象鸟儿一样地被枪杀了。其中一位是国王，是在清真寺被枪杀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侯赛因国王陛下的祖父，我认识他，过去在伦敦我常见到他，他在三十年代到那里是与委任统治当局交涉这个问题的。巴勒斯坦人或是与巴勒斯坦人志同道合的那些人枪杀了他们。在这里我又想起我的巴西同事的名言，那是在提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时，他说那是玩弄字眼儿。虽然我不能根据传言来议论戈德堡先生，不过我听说那决议案的起草他是插了一手的。

160.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某国首都的某个地方参与了那个决议案的起草工作，他们是在里面安了钉子的。他们说，只要你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共处，同他们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会撤退。我想埃班先生总有一天认识到，没有任何阿拉伯政府能同以色列谈判缔结条约的，也就是由于这一点，以色列老是谈相互对等。雅林先生真是可怜，今天阿拉伯人找他谈，

明天犹太复国主义者找他谈，他是想从虚无之中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来。我很同情他，因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很有道德心的人。难怪他要辞职。以色列人并不要和平。如果他们要和平，只要他们不是升起以色列的旗子而是把它落下来，使自己成为中东社会的组成部分，用联邦的办法或其他政治方案和平相处，例如象瑞士那样，并且不要再从世界各地把犹太人招来，那么他们是可以获得和平的。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愿意去以色列；他们在原来的地方住得很愉快。他们正在曼哈顿盖摩天大楼，在西欧控制着许多实业；自然他们在苏联办不到，因为在那里是国家统制着工业。假如他们能办到的话，大概在苏联的摩天大楼可能比纽约的摩天大楼还要高，因为苏联是一个更大的国家。

161. 当特科阿先生提到或者宁可说是引证一个阿拉伯谚语作为他的论证时，我有点发笑。我们阿拉伯谚语是很多的，我举一个例子，这里的阿拉伯人都会懂得的，译成英语是：“他打了我，他却大哭大闹，而你是第一个告状的。”这些人是一九一九年来的，他们成群的进入巴勒斯坦；他们甚至把英国兵都吊死了，说是他们的敌人，这件事卡拉登勋爵可以讲给你们听。最后英国没有办法了，把委任统治权扔给联合国。他们甚至去找杜鲁门先生的伙伴雅各布森——我想是他或者类似这个名字的人，当时杜鲁门还在密苏里州开杂货店。从一个杂货商一跃而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这没有什么不对，这正是这个国家的光荣。根据杜鲁门先生的回忆录，他们到雅各布森先生那里去，搞得他无法休息。威金斯先生，你今天晚上最好看看那个回忆录。因为有人说，我们在这里还要开许多次会。因为要与雅林先生寻求解决或在雅林先生离职以后寻求解决的并不是埃及-叙利亚或约旦。是巴勒斯坦人民现在不同意，他们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被称作巴勒斯坦人，同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苏丹人、埃及人一样，在这一点上也同西亚或亚洲中心部分或任何其他大陆的人民一样。威金斯大使，你看看杜鲁门先生的回忆录，你就会发现你们犯了和英国一样的错误，策动建立以色列，或者宁可说是利用你们的努力在一个地方建立了以色列，现在这个地方等于是一个蚂蜂窝。

162. 特科阿先生说：“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回答他：“那巴勒斯坦人民怎么样？他们有生存权利吗？”我们能够老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吗？摩西说什么啦？“爱你的邻居”。我真该把圣经带来，因为圣经里面充满珍宝，都被以色列褻渎了。我不是说犹太正教徒，他们是虔诚的，与其他教徒一样。我说的是那些不信教的领导或者伪装信奉某一宗教的领导者们。我要替犹太人说句公道话，宗教常常是被某种政治运动利用了。以色列人并不例外。特科阿先生引用了联合国宪章，宪章是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宪章里关于自决权是怎么写的呢？联合国在一九四七年考虑过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权吗？没有，他们没有考虑过，因为那时有那时的政治安排和想法。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英国朋友在帝国时代犯了一个大错误。后来我们美国朋友又重犯了这个错误。我说“朋友”并没有讽刺的意思，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你的朋友比你的敌人害得你更苦。他们真把我们害苦了。

163. 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的权利是不容否认的，这不一定要通过战争或屠杀。如果那些建立以色列的人们愿意说服它，让它明智些，不要留恋以高压手段立国的那些日子，那么就会有和平。有正义才有和平，而所谓正义就是不能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家园。我还要再说一遍，这不一定要流血。

164. 以色列建立以来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间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以色列出现以前，犹太人那里过着和平的生活，没有以色列的旗帜，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排外性。现在他们说那块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以色列法院在判定谁是犹太人时，都陷入困境。我偶然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这种情况，用不着去细说了，但是，如果母亲是犹太人的话，孩子就是犹太人，好象父亲就不算数了。这都是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在我们这个地区是有原教旨主义的。但是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如果犹太人愿意作为犹太人而不作为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居住在巴勒斯坦，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在以色列的旗帜下那就不行。我不是在谈以色列的毁灭；以色列是个象征，有些象征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我谈的是人的问题。我决不主张有一天要算帐，但是，如果这样下去，我怕总有一天算帐的日子会到来的。

165. 还有人在这儿提到，巴勒斯坦正在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角逐场所，提得很对。但是即使超级大国现在达成谅解，双方都停止供应武器，将来怎么样呢？暂时这可能是个解决办法，但是谁能保证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发生入侵呢？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又要处理这个问题，而处理的办法就象我们阿拉伯人说的，用西瓜皮治发烧。如果你把西瓜皮放在发烧人的皮肤上，他会以为病好了，但是发烧会更厉害地发作起来。

166. 这个问题应当从根本上解决。我同这个问题打交道已经有四十三年了，以我的微末的经验，我要特别建议那些建立以色列的人重新审查整个问题。国家象个人一样是会犯错误的。他们不能只是给这种错误打个补丁，因为象圣经上说的，那已经变成一块破布了，破布是补不起来的。

167. 有些人因为苏联进入这个地区警惕起来了，这儿的报纸每天都提这件事。对这些人我可以说，是你们自己用你们的行动把苏联请到这个地区来的。从沙皇时代以来，俄国一直不能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如果他们来了怎么办呢？他们是一个工业强国，他们总有一天会开始通商的。他们已经和你们以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通商了。那没有什么不好。西方强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利益更多得多。但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发挥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强大力量，这些利益看来是被抛在一边了。

168. 我们对某些西方强国有什么错处呢？我们卖给他们石油，每桶的价钱只不过是他们国内生产一桶油费用的零头。我们以阿拉伯的好客精神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从来没有损害过西方强国，但是整个亚洲和非洲却都受到西方强国一贯的损害。不是所有的西方强国，我必须向法国致敬。法国认识到十九世纪的错误，还因为伟大的政治家戴高乐将军处理国际事务是有眼光的。只有留恋过去的法国的人才污蔑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说明西方民族能够产生明智和头脑清楚的人。但是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听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教，我认为他们将被引入歧途，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也许是为了他们的短期利益，但是他们在中东是呆不下去的。只要客观地分析一下形势，那就很清楚，他们在中东呆不长了。也许

十年、二十年，也许明天，他们总归要消失。如果战火把世界毁掉呢——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兵工厂里充满了致命的现代化武器——那就谈不到谁留在中东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值得争论了。

169. 这就是我要向安理会说的话，以答复特科阿先生之流对阿拉伯人民的一再诽谤。我们有我们的尊严。我们尊重所有别人的尊严。但是不要弄错了；除了西方强国谁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假使苏联和苏联的朋友们要来拯救某些国家，就不要责备他们了。如果没有苏联，情况会怎么样呢？上帝保佑，会怎么样呢？你们就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中东欢度佳节，你们就会征服我们，象你们在十九世纪征服亚洲和非洲一样。上帝是伟大的，看不见的。我说的不是创造世界的传统的上帝。宇宙的道德力量、报应的规律、赔偿的法则都有它们的作用。一个人不一定要信某种宗教才能领悟到，凡是损害一个民族的事都是不能持久的。

170. 报应这个规律是有的。我是一个不愿意看见报应的人，因为这不是给全人类、给人类大家庭带来博爱的精神。但是实际就是这样。

171. 我再说一遍，除非西方最后认识到势力再大也吓不倒一个民族，否则无论是通过联合国还是通过其他途径，都不能在中东求得和平。我记得一九二五年在大马士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年，那时正在和实行委任统治的强国作战，为了攻取一个炮台，有一百个人愿意抽签；他们除去小型武器什么也没有。这一百人抽签看谁带头去夺取炮台。这座炮台有两翼，四周都是机枪火力网。那是在希特勒发动闪电战之前；那时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奥地利的油漆匠。那时他们明明知道即将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还是英勇地昂首阔步发起了进攻。在中间的许多人都牺牲了，但是在侧翼却有几个人活着，他们就从后面攻下了这座炮台。是谁在打那些被叫做恐怖分子的民族主义者呢？除了我们的塞内加尔弟兄、塞内加尔的士兵还有谁呢？那是在殖民时代，如果他们拒不开枪，有人就用手枪对着他们，鞭子就会落在他们身上。

172. 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是挫折不了的。你们一刻也不要想你们能挫折巴勒斯坦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觉醒了。两三年前我还担心这是一个失败的事业。

阿尔及利亚给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教训。我碰巧写过阿尔及利亚的控诉书。他们的一个民族主义者来到了这个城市——这不是别人，正是穆罕默德·亚齐德先生，他后来做了宣传部长——我问他阿尔及利亚战士有多少部队。他提到人数大约是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我说：“那么你们要输了，你们打的是一场输掉的战争。”他说：“我们打了就跑；我们要打就打。已经有一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受了伤。”一万五千阿尔及利亚人抗击着四十五万受过训练的、勇敢的军队，直到那位聪明人戴高乐将军来了，他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因为每个国家里总有一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后帮助那个国家获得了解放。而特科阿先生今天加以诽谤的正是那个国家。感谢上帝，特科阿先生没有权力，否则他会把我们大家统统赶走；凡是不听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话的人都会被赶出联合国。这位吴丹先生，我们敬爱的秘书长，今天他的舌头给封住了。他担任过亚非集团阿尔及利亚解放委员会的主席。他会记得，那时我是亚非集团的主席，我曾请他一道去看已故的哈马舍尔德先生，他跟我一同去过的。

173. 现在那个殖民强国到哪里去了？以色列难道不就是一个殖民运动吗？它不是不但剥削阿拉伯国家，而且也剥削整个中东吗？在阿拉伯语里，我们有这样一句话：“聪明人的错误要加一千倍。”如果犹太人只是由于宗教感情而自由地来到巴勒斯坦，谁也不会打扰他们。他们会住在那里，经营买卖，把他们的技术带来。天知道，此刻他们或许已经控制着中东哩！但是他们硬要挂起以色列的旗帜，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集合起来。其实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过得很幸福……

174. **主席：**大使先生，我打断你的话，很对不起。由于时间已晚，并且为了使我能最好地尽到主席的责任，计划安理会的工作，如果你觉得可以大概向我说明一下你还要讲多长，我将非常感激。

175.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也许我用的时间超过限度了，倘若如此，我表示歉意。事实上，我正在结束我的发言。时钟好象瞪着大眼凝视着我，并且我也注意到时间晚了。不过，先生，我要向你提一提，沙特阿拉伯取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已有二十三年，

但它从来没有要在安理会中取得一个席位。在安理会讨论那些我们不敢自称有专门知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远远地躲在一边，不去参加的。因此，如果我在今天或别的日子里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发言比其他不熟悉这个问题的代表说得更长些的话，这是由于我认为把事情对安全理事会各位代表们讲清楚是我的责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说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兄弟，但也是从别的地区来的。

176. 但是将来会有别的时间，那时我将继续辩论。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必须协商的事。如果你允许，我将在以后我认为必要的时候继续我的发言。说完了这一点，我就该说我要结束了。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再去进行你的协商工作，我希望你们的协商工作有很大收获。事实上，我早就在结束我的发言了。我的思路被打断了——当然不是故意的。我必须集中我的思想，我要说的是，只要巴勒斯坦人民被忽视了，中东就不会有和平；反之，如果象我在上次会议提到的，按照我提出的路线，采取新的办法，中东便会有和平。在下次会议上，我愿照上帝的意志，详加说明。

177. 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理会代表们对一个在这件事上极力保持人力所能及的客观态度的小国代表所表示的宽容。

178. **主席：**我十分感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提的问题采取随和的态度，我提的问题——我要强调一下——也只是问一下而已。

179. **卡拉登勋爵（英国）：**我要求发言是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想简短地谈谈今晚许多出色的发言已经谈到的那个题目。法国、埃塞俄比亚、加拿大和巴西大使们出色的发言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题目即是：在我们努力寻求解决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到了极其重要和紧急的关键时刻。我想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我想很简短地谈谈这个题目，并就我们的工作提点意见。

180. 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想许多安全理事会代表也会有同感。就和平解决的进展而言，最好在十一月解决，否则将遥遥无期。去年十一月是我们取

得一致协议的月份。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十一月可能正是我们失掉和平解决机会的一个月。我郑重提出，在当前这个关键阶段，最危险的态度就是互相指责、控告与反控告的态度，一种增加恶感的态度。我认为在此关键时刻我们应当问一问自己，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我们到这里来不仅是为了陈述互相对立的立场，我们到这里来，我相信是为了对和平解决做出一些贡献，再一次努力在我们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确，如加拿大大使告诉我们的，当事国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尽可能对恢复和平和持久和平做出贡献。倘若这个月的机会失掉了，我们将把一九六七年作为我们对体面的解决达成协议的一年，把一九六八年作为失败的一年，作为我们不能执行我们自己的决议的一年。如果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失败了，那么一九六九年必然是报应年，是仇恨、恐惧和绝望的乌云笼罩的一年，是另一次战争的恐怖成为可怕的现实的一年。

181. 我们知道现在正进行着一些讨论，我们相信这些讨论将会紧急地进行下去，这些讨论可能有决定意义，比什么都重要，并且我们相信参加讨论的外长们会帮助我们在安理会摆脱目前的僵局。当然我们不应做出任何妨碍或中断这些重要讨论的事来。所以我向安理会建议今天休会，并且在你的指导下进行协商之后，在我们断定最好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再行复会。我不认为立刻继续进行我们的辩论会有好处；我相信完全可以给现在进行的讨论留出时间。的确，要为将来着想。所以，先生，我建议，在决定继续现在的辩论以前我们应有机会在你的指导下进行协商。

182. 这就是我认为最适合现在紧急局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建议。

183. 主席：诸位代表大概听到了英国代表刚才表示的观点，那是关于下次会议的时间。你们都会知道，我已经以主席身分向一些代表征求意见如何进行我们的协商。我有些拿不定主意，是先谈谈我已进行过的协商呢，或者鉴于英国代表的观点，有些代表可能要发言。

184.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英国代表的提议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因为我本来以为经与主席会商，多数代表倾向于——我听说是这样——在星期四或星期五举行下次会议。那就算是耽搁很久了，因为今天才星期一。如果有可能就实质问题进行协商，主席会有机会这样做的，安理会代表们也会在这方面同他合作。既然如此，所以那个提议是相当出人意料的。

185. 我认为最好约定一个日期。据我了解，大多数同意在星期四或星期五举行下次会议。

186. 卡拉登勋爵（英国）：我并没有想按照议事规则提出一个正式建议，我当然愿意和安理会全体的意愿一致。如果能取得一个谅解，按照苏联大使的建议确定一个日期，但我们和主席商量以后可以改变那个日期，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187. 主席：我可以把我所了解的协商的大概情况告诉安理会。我必须承认这些协商的轮廓还不十分清晰，但是代表们确实倾向于确定下次会议的具体日期，而且应当说这种倾向是很强烈的。

188. 不过，究竟确定在哪一天，我发现取得一致意见有点困难。有些人主张星期四，有些人主张星期五，有些人要上午，有些人要下午。照此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把下次会议的日期定在星期四上午十一时。不过有一个谅解：主席将继续同代表们保持联系，如果情况有所改变，经代表们同意，还可以重新考虑下次会议的时间。

189. 既然没有异议，我认为代表们同意这个建议。

190. 在休会前请代表们注意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一封信，申请加入联合国，此信已作为文件S/8883分发。关于此事我已非正式地与安理会代表们进行过联系，根据协商的结果，我想建议预定在十一月六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开会讨论这个申请。

191. 既然没有异议，我认为代表们也同意这个建议。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